

墙上鱼耳朵



刘恪

小巷悠悠
童年悠悠

海江每次走进这悠悠的
小巷便想起悠悠的童年
于是便把滚烫的心
贴在那凉浸浸的巷墙上
手掌便摩挲那青悠悠的巷墙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一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刘恪

墙上鱼耳朵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一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墙上鱼耳朵/刘恪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1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1辑)

ISBN 7-222-04254-7

I. 墙... II. 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683 号

策 划: 张 维
主 编: 野 莽 欧阳常贵
责任编辑: 张晓岚
装帧设计: 西 里
责任印制: 刘伟能

书 名	墙上鱼耳朵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一辑)
作 者	刘 恪 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960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制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 号	ISBN 7-222-04254-7
定 价	40.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总序

档案是怎样建成的

野

莽

一群鱼在海中苦苦地寻觅，眼里闪耀着焦急而又愤怒之光。这是一群真正的读者，在茫茫书海里已经游过吃一只烤鸭的时间了，他们在寻找一位他们熟悉并且热爱，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崇拜的作家，他们满心希望在这位作家的书中看到他最近的作品，最早的作品，最棒的作品，被人捧上天

去的作品和被人骂得一塌糊涂的作品,同时还要看到他全部作品的目录和出处,以及爱屋及乌地想看看他长得到底是什么模样。他们满世界地找着,这里找到了一本,那里找到了一本,还有一本是他和许多人的作品被编在了一起,可惜这一本里没有他们要看的那一篇,那一本里没有他们要看的这一篇,第三本里他们要看的東西一篇也没有。于是他们继续满世界地找着,这次可算是找对了,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这位作家的一套文集,总共是十四本,他们要看的東西分别印在那十四本里,然而他们却绝望了——姑且不说这套码起来足有一尺多高的书的屁股上写着三百块钱,就是自己那个小房间的小书架上,又容得下几位作家的书呢?

2

假若一书中浓缩了一位作家的精华,这群鱼儿想必真会有得水之欢。“中国作家档案书系”试图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一本本酷似档案的书,档案里装的自然是纯粹的文学,以作家的重要作品和文学活动为支撑,里程碑式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名作是它的基本构成。为满足好奇读者的愿望,书中还附以作家自诞生以来的多页珍照,以便验明作家的正身。

不仅是为了读者,同时也是为了文学,必须给中国作家建立一套档案,而且必须从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中国作家建起,不必等着百年之后盖棺论定。事实上作家的棺材随时都会被人打开,根据彼时的需要为死者的作品重作诠释,因此不必将这项有意义的工程留给后人。与当代作家同步行进的好处实在颇多,它至少可以避免图书界的欺世造伪而保证版本的绝对真实。

一位作家一个档案袋,十位作家一个档案组,一百位作家一个档案馆。它们是经济的,精致的,流动的,以传统而又新潮的姿势可握于读者之手。

1999年12月出版的《中国作家大辞典》共收录中国当代作家6949人,除去亡故者、停笔者以及主要从事文学评论、编辑、组织工作者,迄今仍在文坛舞笔拼杀者约居半数。但是有减有加,跨入21世纪后,年轻作家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有跳龙门者。如何千里挑

一? 入选者要达到什么软硬指标? 谁具担纲评委的权威? 谁又能站在裁判的看台? 建档大幕未拉, 必先明确游戏规则。

入选作家不仅要写得好, 佳作多, 名气大, 而且要在新的世纪有优秀的表现, 向热爱他们的读者捧出相当数量的新作。旧的作品在他们过去的版本中出现得太多了, 人越著名版本越多。

处女作是必须要的。它们是作家走向文坛的始发站, 就像是乘坐一辆公共汽车, 没有第一站就没有第二站, 就不能到达最终要去的那座光辉的圣殿。中国作家档案是一个溯根求源、有头有尾的信息工程, 它一定要让读者一睹作家当年起跑的英姿。

中国当代文学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断裂, 直到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 荒芜的文坛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出现了大批的作家。这其中有一些是死去活来的作家, 即当年的右派从各个不起眼的角落手舞纸笔又卷土重来, 一些是完全新生的作家。后者多半是 60 年代末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和正在社会底层苦苦寻路的回乡知青, 他们迅速地占领了文坛并成为后来文坛的中流砥柱。

与其相比, 诞生于 60 年代的作家是幸运的, 他们登上第一辆公共汽车时, 眼前已经是车水马龙了, 他们想乘哪辆就乘哪辆, 只有精彩世界的无限诱惑, 没有禁忌。

然而, 对于今日的文坛名宿, 童年的留影已成珍照, 惟其嫩稚才显得那么的宝贵, 那么的美丽。

这是因为当今的作家们在文学的技巧上实在是太纯熟, 太老练, 太炉火纯青, 简直有点石成金之术, 能够变粪为宝了。

我们知道, 在这套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的读者中, 有一部分是未来了不起的作家, 十年之后他们将在报刊的名家专栏对人谈起这套档案。较之普通读者, 他们更多了一份读书

的指望,他们很想了解这些作家何时成名,怎样成名,以一篇何等伟大的作品而石破天惊,轰动文坛的。

这样的读者真是太聪明了,他们将来不当作家谁又能当作家呢?成名作是作家的第二站,这是一个大的站台,至少比处女作的那一站要大。他站在那里,不仅引起了编辑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几乎全国人民的注意,这些人是激情澎湃的普通读者,目光深沉的职业批评家,一言九鼎的文坛泰斗,这些人一起念叨着一篇作品的名字,纷纷说起它的好处,投它以票,授它以奖。那么好了,这位走运的作家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成名于天下了。

也曾有过这样的现象,即作家的处女作同时就是其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是在这套档案中,编者和作家本人都以各自的栏目安排了它们,因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特性是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与作家一道成长,而作家们的确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艰难地跋涉着。

也恰好符合了读者的心愿,他们想看的就是一条龙,就是这个艰难而又漫长的奋斗历程。

由于不是盖棺论定,由于作家们全都精神抖擞地活着,档案中的代表作只能代表作家的过去。他们还在努力地写作,我们希望他们继续产生惊天动地的代表作,为未来的档案增补本提供可能。

代表作的篇幅无所谓大小,字数无所谓多少,只要能代表就行,正如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是《战争与和平》,而欧·亨利的代表作是《麦琪的礼物》一样。在这本大约四百页的档案中,我们收不下《战争与和平》,这里的代表作的全称应该是中短篇小说代表作。

如果出现了与成名作一样的情况,作家的代表作也并非一篇,那么编者就以四面八方的考虑,从中遴选一二。

宣布代表作的做法似乎也让作家们警醒与反思。他们不仅站在文坛横向地寻找自身的位置,而且站在今天纵向地回顾自身的发展:从第一篇作品走到今天,这之间走过了一段怎样的道路,自己的进步究竟如何,能够代表自己的到底是什么。

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本档案的珍藏者更应该是作家自己,它有

别于由单位秘密封锁的人事档案。

作文亦如做人，想不挨骂的办法本也不少，首选者是对谁都讨好，好比见人就摇尾巴才落得人见人爱的宠物。如果此法不能兼得，便宁可选择主人和强者，这样方可保得太平。

然而太平文学都不好看，卿卿我我的爱，哼哼叽叽的痛，它所滋养的只会是同样哼叽着的读者一颗缺爱的心，而使真正有品味有见地的读者望之生腻。真正的读者无不希望深切感受到作品的锋芒，希望看到作品的思想以及艺术的独到之处。

独到的作品注定会引起争议，因为独到的本身诠释了它的单枪匹马，离群索居，它的大胆尖锐的思想伸进了他人不可触及的私密与短处并给予艺术的揭发，因而它引起了社会的一阵瘙痒疼痛，有人赞美之，有人咒骂之。这是百花园中猝然绽开的一朵野花，它在赞声中散发奇香，在骂声中怒放异彩。

这样的作品往往蕴含着旷世的真理，时而闪现如划破天空的流星，它的出世之夜乃是万众仰目之时。它舍身一跃，勇敢无畏，为了一展光辉不惜将生命燃烧得淋漓尽致。

因此，在作家的档案中，应该收入这样的作品以供民间毁誉。

让作家自己说，可以听到他创作背后的理论，让作家的朋友说，可以看到他创作以外的故事，因为读者愿意知道这些，这里面有很多的秘密，不是从作品中可以得到的。钱钟书对国际友人说，鸡蛋好吃就吃鸡蛋得了，为什么还要看到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他的幽默无法劝退内心执著的读者，他们偏要听母鸡下蛋的叫声以及偏要看它挣得面红耳赤的样子。

思想是行为的导演，文字是念头的走卒，知其这样写，

不知其所以这样写,更不知其不这样写就绝对不行。幕后的东西总比前台的东西来得神秘而有力量,要不,幕后操纵者的罪责何以会大于案犯呢?

有品味的读者喜欢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话录。先哲的对话总是那么精妙绝伦,不造作,不遮饰,不修辞,赤身相见,一种大俗大雅大拙大美的语言艺术,一般的作家穷其一生也难以达到这种自然之境。

这里的印象是指作家的生活与创作,形象与心灵。少则一人一篇,多则一人两篇,作家写作家,一个作家的印象记往往又是另一个作家的美文,机智幽默,痛快恣肆,为一切其他文体所不及。

此外,还想掌握作家一些文学旅途中发生的事情,那可是作家通往成功的一串足迹啊!

于是在这套区别于一般选集的档案中,编者刻意安排了这么几个有趣的节目。

对于真正的饮者,好酒的确是不怕巷子深的,大牌作家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面酒旗。但是我们仍然要让这一面面鲜艳的旗帜插入闹市,迎风招展。中国作家档案始发前夕,编者以“二十一世纪文学开山工程”为题从媒体发出消息,立刻引起四面来风,京城文学、文艺、文化、新闻和知识界所有的报纸都派要员参加了书系的首发式,连外埠电视台的采编人员也闻讯飞来,采访这一工程的策划、主编、作家,并在一周之内用卫星向全世界进行了传播。

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人头攒涌的门外,记者的镜头对准了这套档案的出版者,而在门内,在新华书店的新书台前,则有众多的读者手握新书包围了签名留念的作家。

——原载《中国书刊报博览》2002年11月2日

目

录

QIANGSHANGYUERDUO

——
总 序
——

档案是这样建成的 野 莽 (1)

——
2000年后新作(选7篇)
——

制 度 (1)

民族志 (18)

没 完 (35)

阳光女孩 (54)

墙上鱼耳朵 (74)

空裙子 (97)

鱼眼中的手势 (123)

处女作

晶莹的山泉(157)

成名作

美女寨风情(177)

代表作

红帆船(193)

2

影响或争议最大之作

博物馆(239)

印象记

一棵树的生长方式——刘恪印象 高兴 (261)

地貌学与根——评刘恪的小说 程巍 (271)

对话录

关于刘恪小说的一次对话..... 王一川 高兴 刘恪 (285)

后 记(299)

———
著作目录····· (302)

———
大事年表····· (304)

———
影 集····· (307)

———
手 迹····· (312)

———
小 传····· (313)

2000年后
新作(选7篇)

制

度

QIANGSHANGYUERDUO

碑基小镇的顶东头有一棵硕大无朋的枫杨树，一年四季把天空撑得那般悠远，细风一摇便把铜钱似的斑纹撒了一坪场。白三早晚都爱蹲在树下望天，攸一嗓子凉风便透过他的锁骨，啰，话说，开元天宝年间，有个穷书生上京赶考。白三的本事就是在三两句话中招来镇上一大帮伢崽，于是晚上纳凉，除了蒲扇扑打外，便是他摆古的声音。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树下有了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有了丝竹弦鸣之声，之后便是珠鸣玉脆般的嗓子，花鼓戏的韵调便起起落落地飘在屋檐下，经风一荡，便从镇东口一溜线地滑过麻石路面，扫着门页窗棂，出了西口便落在板桥湖的荷花之间。

葛葛十几岁便在这一带唱戏，好些年了如今都成大姑

娘，怕么有二十出头。领她唱戏的是一个壮汉，约莫三十七八，他拉的是四弦琴。音箱大，共鸣振动浑厚，压莨莨尖脆嗓子正好。每一小曲都是那花前月下，良辰美景的亮丽，听得那老头儿口角流哈拉子，成年人一嗓子吞津，眼睛骨骨地在莨莨脸上晃。小孩儿不喜欢音韵，只爱听白三摆古，觉得还是那故事来得爽快，于是便不安生地在大人腋下钻来捣去的，有的还故意闹腾出一些声响，被白三一拍脑袋也就不作声了。这日莨莨唱的是《刘海砍樵》，说一声刘海哥，声音的金属质，裂帛断丝，真是让人九曲回肠。白三一拍大腿站起来，走啦嗬，嗬，行啦嗬，嗬。那壮汉又似刘海的声音回应，就两人的戏倒让个坪场唱得起伏迭宕，曲折动人。在翻出高音的节骨眼，听到一声粗糙，猪锣，教不灵。那壮汉抬起胡琴，那琴头是镶的一个桃形磁头，咚一下扣在莨莨的手背，莨莨手背汪出一线血，手中应节的碟盘也就一下掉了下来，幸得她右手快，接住了碟子，继续用一筷子管住碟盘，应节击拍，口里唱腔没停，那血红红艳艳地染到碟上。白三吼了声，铁音，你搞啥子，这么恶。人群也有骚动。莨莨用右手急忙摇动，示意安静。

莫打岔，这是唱戏。铁音手中胡琴音律一点不变，脚在鼓架底座踩打出咚咚，锵，咚咚锵的间歇锣鼓。

叫铁音的壮汉，浓眉大眼，黑堂脸，手大脚大，腰圆膀壮的，一点不像懂音律，可他的四弦胡琴在南县、华容、安乡三县是有名的，据说少年就在湖北某大剧团司琴，还有写小戏。至于他带着莨莨何时唱戏，为啥流浪江湖就没人清楚了。还有他们之间一些神秘的关系，让人颇费猜疑。

满崽有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一副大人模样不在家好好地帮父母种点地，上山打点柴，虽是一个壮劳力却在镇上和一帮孩子闹，有时在蔡婆婆铺子要一两个糖，在瓜熟李落的时候便在时鲜水果摊拿一个半片的，无人管他，实在闹得店铺没法，老板们

便去南边后街，找他爹妈补几个铜钱。满崽虽闹腾却也没什么劣迹，听葛葛唱戏倒蛮认真，戏完了有时围着葛葛转，瞅着空子在葛葛胸脯摸一把或者在屁股蛋上拧一下。白三顶气他这德性，常常扇他手板一巴掌，长一身膘，在家帮点忙不好，还让几岁的妹妹去北山拾柴。葛葛这时总是拂手一招，白三哥，莫难为他。

傻妹子，你还护着他，他占你便宜，耍痞子。

不碍，胸口那两砣肉也不值钱，摸了又没少。这葛葛的话让白三直摆手。少不了间空狠狠骂满崽一顿。这碑基的人都晓得满崽是那么一个货，懒得管他，到头来满崽不怕爹娘，见到白三倒矮了一截。那是一个早晨，满崽在二贵豆腐坊抄了两块豆腐，左右手托着高过头，在麻石路上打旋旋儿，白三说，满崽又拿别人东西。还不回家，掉在地下就吹不得打不得。两块豆腐值几个钱，我娘会给钱的，就你——话没完左手豆腐掉了。幸亏白三接得快，又放在他手上，只是不成形了。他便叽叽哇哇地钻进南二巷。说的是巷，实际不过是两屋相接的檐边，街面使得临街的铺房窄小，往往都是向后顺延出小院子，稍阔绰地便是两层楼往后推进，环出一个天井，镇后的农家便连着院子又盖出土砖黑瓦的屋宅，因而幽幽的小巷并不短。满崽钻进去后，白三不放心，又从街西折回来向巷内探探，满崽便成了一个幽暗的影子。这种小巷往往是一个人单行的，迎面来了人，都互相仄侧一下身子，让让便过了。满崽正巧碰上葛葛，他便端着豆腐侧着身，葛葛本可以顺利走过，也因拿了一只海碗和筲箕，也只好一手把筲箕举起来，侧着身挪，正好与满崽面对面，满崽便在葛葛贴身时，一鼓气把肚子挺过去，挤住了葛葛。嘿嘿，你这个烂鱼崽，快松开。满崽觉出了葛葛的肚肚和奶奶，温湿润润的，还憋了一脸通红，哪里肯一下放松，他把头低下去去

贴葛葛的脸。满崽，你松开，墙上潮，又脏衣，我转过来，把脸给你贴，好啵。

不成，好几年抓了这么个机会，我一松，你准跑了。

这时白三从巷口进去了，提着满崽的耳朵，痛得他杀猪似的叫唤。葛葛挣出来了，但前面拦着白三没法走。

好了，白三哥，松松手，崽崽闹痞惯了。放了他，葛葛腾出一只手握住白三的臂弯，摇得很温和，眼睛黑灵灵地向白三脸上晃。白三松手，满崽便向前跑了几步，手在空中划动却不见掌心的豆腐。

白三便领着葛葛出了小巷，在街口葛葛向西走了，白三愣愣地呆了一阵，向东回家。

4
这几日又没见到葛葛，她随铁音跑江湖，寻常不出县，一般都在注滋口，终南，东山等地巡回，偶尔也翻过桃花山去湖北，白三也弄不清啥时候注意他们的行踪。这葛葛不被拖累死，早晚也被铁音这坏脾气打死。白三在镇后租得刘老爷子一亩二分地，周年四季不忙，也不开早工，早晨在二贵豆腐店喝碗豆腐脑，再在傅家馆子吃碗米粉，抹抹嘴，踏上街口却碰上了毛家祠堂的石娥。白三愣了一下旋即说，毛伢子没上街，你来干啥。家里活计收拾完了。

他的脚被牛踩了，歇歇。我挑了一担菜上街换点钱，郎中开了个方子，我得给他到铺子抓点药。

没用的货，牛踩了脚，真新鲜，你到铺子里吃米粉。白三在傅家铺子要了一碗米粉，自个儿挑着石娥的菜担，去胡家菜摊。姑娘把这担菜上了，莫煞黑，等着钱看郎中。凭着白三的人缘，街面做事极顺，胡家娘子二话没说点了钱给白三，白三又去肉案子上，割了一刀肉，返回来石娥还在傅家馆子里发呆。他陪着石娥出了镇东口，家里的地都收拾好么。石娥低着头说，早稻收到坪上，晚秧还没插上。白三把担子交给石娥，我的田早插完了，

下午我去帮你把田插了，隔会儿我去张神医那儿去抓药。

石娥是在镇东南的毛家祠堂，老公毛伢子是白三儿时光屁股朋友，白三少时在毛家祠堂，是个外来户，就毛伢子对他好，两个人躺在小茅草棚里，说闲话打闹。白三是异乡人，童年家资还好，读过三年私塾，各种杂书都读，且记性又好，爱讲故事，每到夜里毛伢子便从那高大幽深的祠堂厢房溜出来，绕着天井从耳门上去，再到一片小竹林，穿过几棵李子树到茅棚里来和白三会合，白三在毛家祠堂里，管碾坊，夜里得给拉碾套磨的黄牛喂草，待到夜静了他和毛伢子用说话声把灯光熄灭。有时坐到深夜，在碾盘上听着水塘蛙鸣，或者在山坡草地看看星月，认识几颗有限的北斗七星，牛郎织女。夏夜如织，萤火虫在草尖光彩流动。他们便不停地扑萤，装满一小瓶子放在茅屋里，那绿盈盈的光，清亮而凉爽。白三说，我们来放皮影戏。于是毛伢子把家里八仙桌旁的长条凳偷出来，白三在碑基镇买了一大张黄裱纸和几张马粪纸，剪出几个男女异形，装饰成将军与秀才，官人与仕女。方法是把长条凳翻过来，顺一边的两条腿把纸糊上，让纸带点夜露，第二天干好，纸绷得严紧，捉上的两瓶萤火虫放在凳面，用细竹竿儿支撑着纸人的手脚，然后在纸屏幕上动作起来，毛伢子便在台前看，白三便在幕后演，倒也弄得神情活现。夜深了，毛伢子便在家里的橱柜里偷一些吃的来。两人的少年生活也因此有了不少乐趣。

毛伢子有三亩水田与一个池塘，都是自家的，在乡镇应该算是好人家，可毛伢子和媳妇都不会打理，仅吃饭而已，日子过得糟。白三帮他家插完田便筹划，水田太累人，种一亩水田改一亩旱田，再一亩种棉花，那旱田种菜，挑到镇上就能换钱，那口水塘，种上藕，夏收莲冬收藕，还可以杂一些菱角，毛伢子望着白三说，那一年四季